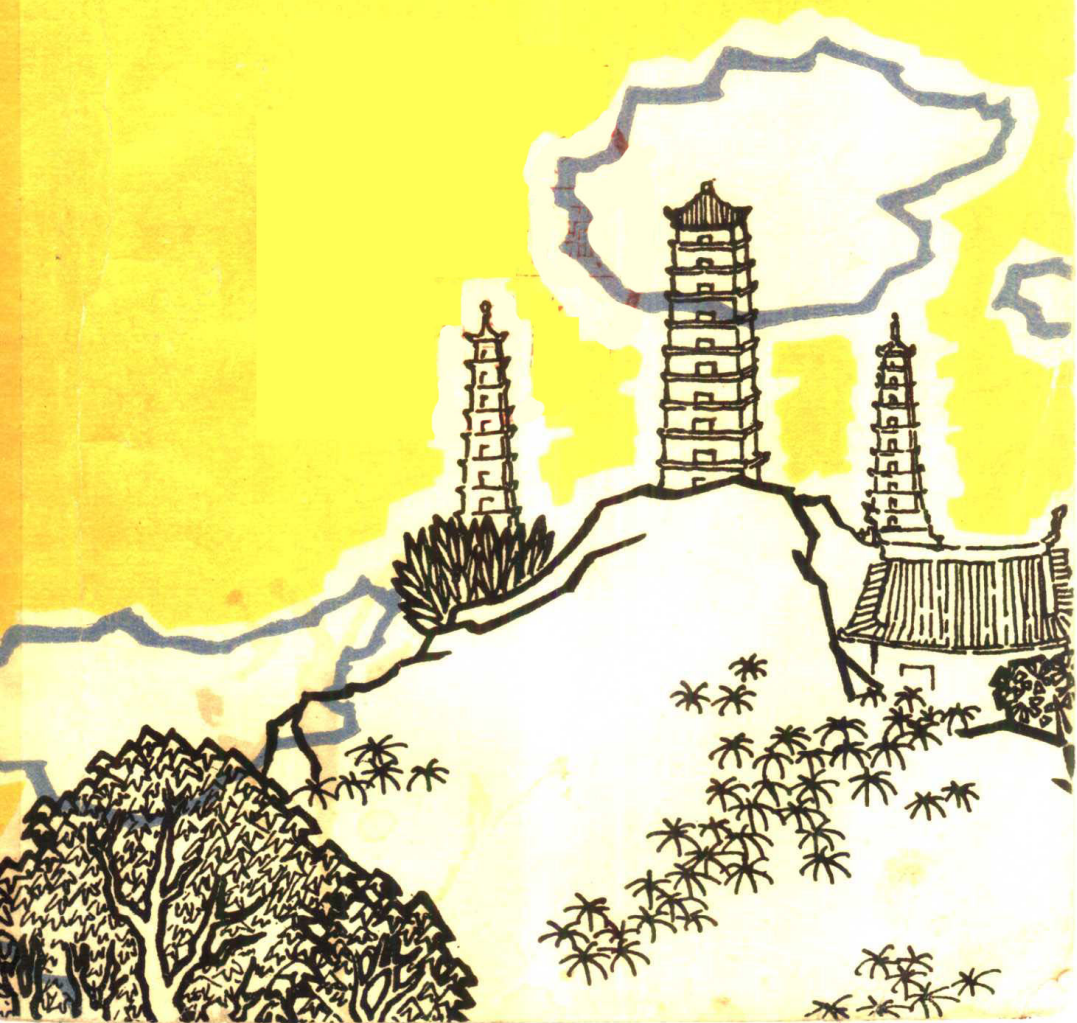


# 大地新遊

冶 秋



# 大地新遊



# 大 地 新 遊

冶 秋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 內 容 說 明

这是作者在解放后所写的一本散文集子，內收有关江西、貴州的革命遺址紀游，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館巡礼和琉璃厂变迁，云南古迹和山西名胜文物的寻訪等篇，是一本关于祖国名胜古迹的游記。

大 地 新 遊

书号1600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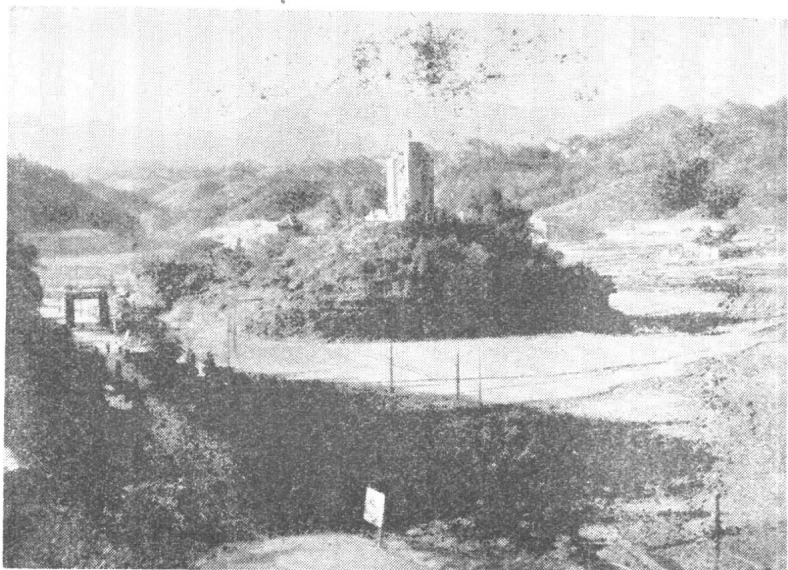
字数 10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3}{16}$  插页 6

196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定价(3) 0.57 元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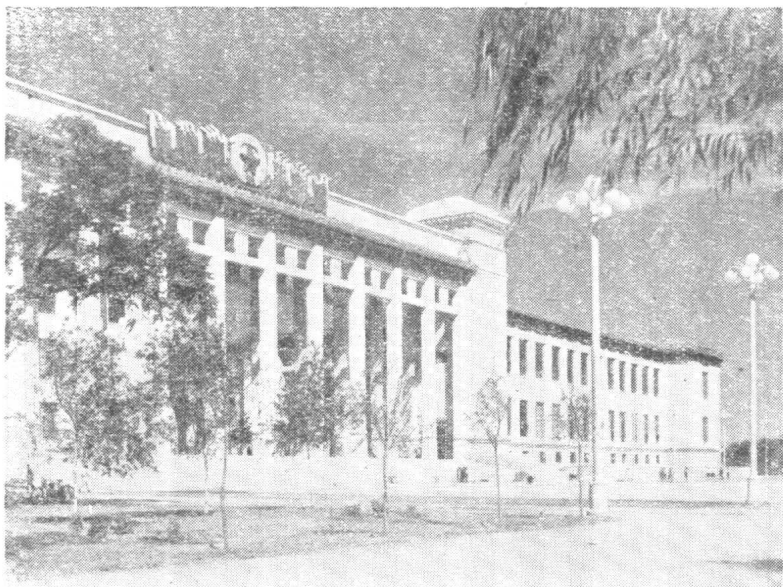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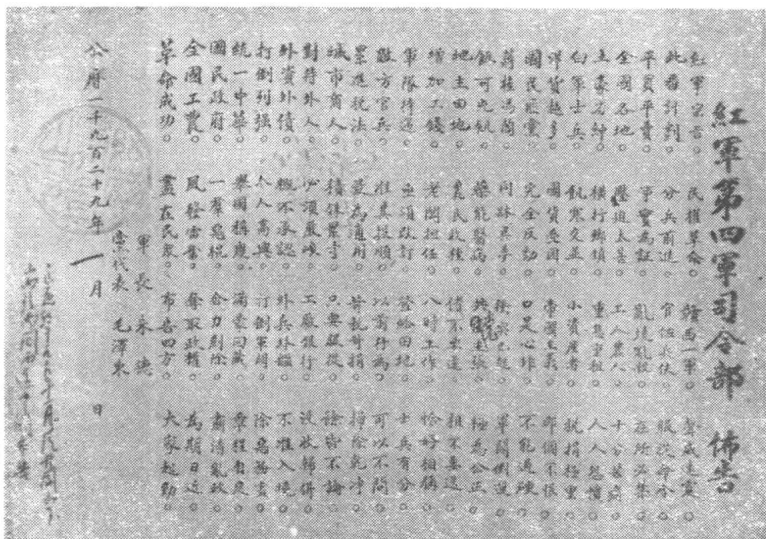
(一) 井岡山茨坪(見第28頁)



(二) 遵义會議会址内景  
(見第33頁)



(三) 中国革命博物館 (見第40頁)



(四) 紅四軍向贛南進軍時發布的“四字布告”(見第56頁)



(五)《六項注意》布標語(見第5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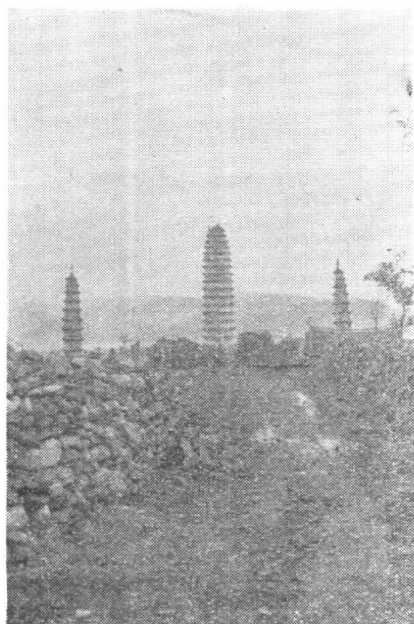


(六) 国民党統治区人民愛國民主運動，北平人民抗議  
美軍暴行大遊行(見第6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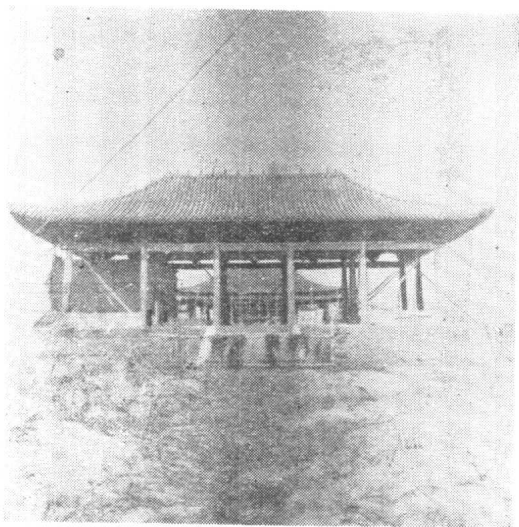




(九) 木氏世系圖譜(爷爷一世)(見第11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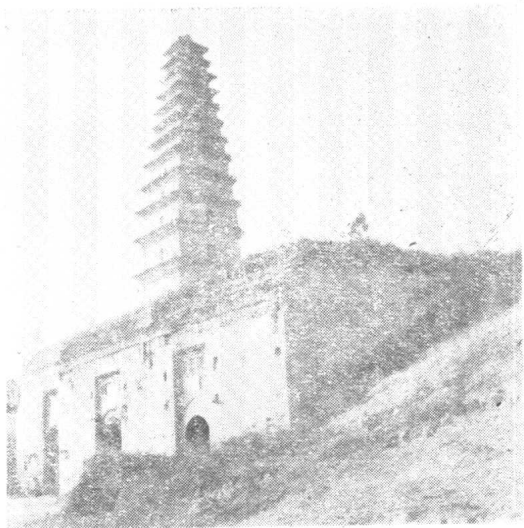
(一〇) 大理三塔  
(見第12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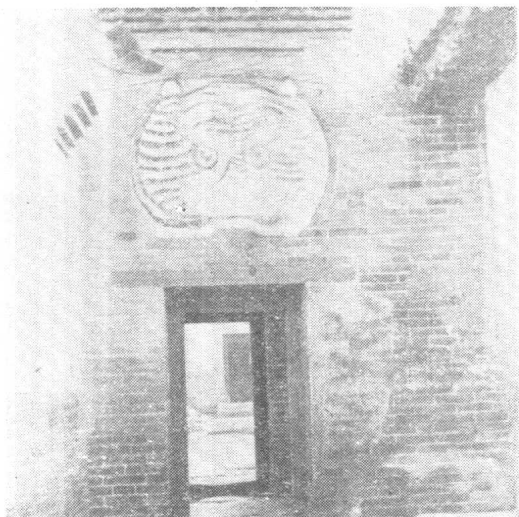
(一一) 新迁建的永乐宫龙虎殿(見第139頁)



(一二) 芮城永乐宫附近的唐代龙泉寺  
(見第149頁)



(一三) 蒲州普救寺塔及窑洞 (見第151頁)



(一四) 明代山西洪洞县衙虎头牢 (見第153頁)



(一五) 明代山西洪洞县  
衙苏三所住的牢  
房 (見第153頁)



(一六) 永乐宮壁画  
(見第156頁)

## 目 录

|                      |     |
|----------------------|-----|
| 瑞金行.....             | 1   |
| 井冈山.....             | 15  |
| 遵义.....              | 31  |
| 中国革命博物馆巡礼.....       | 40  |
| 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 | 71  |
| 八十八年前的一本旅行指南.....    | 75  |
| 北京琉璃厂史话杂缀.....       | 81  |
| 丽江行 .....            | 102 |
| 大理漫记 .....           | 120 |
| 晋南访古记 .....          | 128 |
| “神宫”变异记 .....        | 159 |
| 拨开“涇”雾看园池 .....      | 165 |
| 内蒙忆旅 .....           | 171 |
| 旅途杂咏 .....           | 177 |
| 后 记 .....            | 184 |

## 瑞 金 行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我們一行四人，由南昌动身去瑞金。早晨五时三十分起来，就赶往汽车站；到站以后，叫号上车，按号入座，秩序井然。座位是软垫，除了脚长的人，感到膝盖有些不舒服以外，其他一切，在我坐公路车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出比这次更好的情况了。

抗战时期在四川坐公路车，是经常被当作“黄鱼”处理的。正式的票，几乎十次有八次买不到，只好等在站外，车子开过来，一群“黄鱼”招手，掏钱，于是，车子停住，大家一拥而上，往里面硬钻硬挤，车中人，什么都骂得出来，外面的人也绝不示弱，不幸挤不上去，只好赶快爬上车顶。将到站时，“黄鱼”先下，又忙着跑到“站上”看不到的地方，等着车开来，于是又是一阵乱挤乱骂。那时的旅行，是要将“生命置之度外”的。

前几年我去了一趟澳门，回来坐公路车，过了很多河，每过一次河，就换一次车，座位就得大抢一阵，乱得一塌糊涂。

这次，我上了南昌的车子，马上就想到上述的往事，

这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实际上这的确是两个世界。

六点钟准时开车。开动的时候，既不要司机或者助手拿着曲尺形铁棍在前面转了又转；更不用旅客下车，推了一阵又一阵。我这个老脑筋总有点“经验主义”作祟，想着一切都顺利，也可能半路“抛锚”，谁知一直开到第一个大站抚州，都没有出过一点事。我们这些当“京官”的人，再不出来跑跑，恐怕自己的思想才真的要“抛锚”咧！

在抚州停车约二十分钟，又继续前行，中午到南城，车站附近有两个饭铺，一个卖馄饨等小吃，一个卖米饭炒菜，我们买了菜牌饭牌，叫了四份客饭，每份五角二分，一菜一汤，四个人有四样不同的菜，炒菜的油很多，猪肉也新鲜肥嫩。

下午经过南丰，这里的小橘子是名闻天下的，可惜我们来得不是时候，橘树还未开花，只看到车站附近有些规模不大的橘林，树只有一人来高，枝干瘦劲。听说移到别处，就会变样，不知进行过移植的研究没有。

前行经过白社、甘竹，路旁村落中的建筑，常有从方形房屋中起出楼台的；车水的地方，盖着亭子；水磨的上面，有着长方形的建筑，外面露着巨大的车轮；舂米的地方，有着棚子，可以从车里看见三个杵正一上一下地在臼中捣着。村子附近的小山岗，松树密布，特别惹眼的，是巨大的樟树，旧叶上面，发出翠绿的新叶，像伞盖一样耀眼；田里已经放了水，“秧母”的一两块小田，长着茂密的

秧苗。我問了一位沒有下過鄉的同志：“這一塊一塊綠的是什麼？”他答得倒很“辯證”：“可能是韭菜，也許是蔥。”惹得我們大笑起來。

這樣的田園，這樣多采多樣的建築，彷彿在宋代十八歲的畫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中看過，而眼前這幅畫圖，更有着新的生命，看那在田里勞動的農民，婦女們穿着花衣裳，男的也都是新裝，在車里隱約地聽到了他們的歌聲。

下午三點半鐘，準時到達廣昌，這裡離開南昌約有四百多里，晚間就在此過夜。

廣昌的舊城，在現在城東南，因為一次大水，將舊城淹沒了，才搬到現在的地方，只有一條大街。有一種土產“白蓮”，蓮子的皮和心都去得很乾淨，因為外銷，所以限制很嚴，本地人還不能買，只有過路客人可以買一斤，一天只銷四斤。

到了文化館，听館長談，距這裡八十里的地方，有劉秀洞，據說劉秀曾在此避難十八年，洞很深，沒有人敢進去。

車站後面小山坡上正興建一座烈士祠，規模不小，民族形式的建築，聽說江西幾乎每縣都有。江西在革命時期犧牲的人太多了。

晚間九時就睡下，吃了安眠藥，滿以為可以大睡一覺，不料隔壁一位同志“呼”聲大作，總想等他翻個身，或

有可能钻个空子睡着，誰知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完全落了空；他几乎一夜都沒有翻身，“扯呼”也从未中断。天还不亮，楼下飯厅中的公鸡一遍一遍的催客人起床，狗也大叫起来，一时乱作一片，我也不再躺着干瞪眼了，起来捻起“洋灯”，写这一天的日記。天刚亮，車站附近已经有卖蓮子稀飯和炸“油香”的了。蓮子放在一个个小鉛铁筒里，大約是蒸熟的，每筒約有十个，放在碗里，加上糯米稀飯，既香且甜。“油香”頗有家乡风味，問了問，果不出所料，小販是河南人，当年从軍隊下来，就在这里落了戶。昨天中午在南城吃飯的时候，飯鋪的伙計、大師傅，也都是——一口山东話，我問他們“是不是二十六路下来的？”他們看了看我，說：“一点不錯！”——这位卖稀飯的，不問而知也是“二十六路”吧？战争的遺留，假若有時間訪問記錄一下，可能还有些曲折的故事，可惜時間不够了。

上午九时左右抵宁都，車停半小时。

一九三一年冬天赵博生同志和董振堂同志等在党的领导下率領国民党第二十六路軍一万多人就在这宁都城起义，加入了紅軍。听說城里还有紀念他們起义的地方，因为怕開車，沒有去看。

宁都往瑞金的道上，多为山区。汽車忽而上山，忽而下山，忽而沿着山縫，钻来钻去，有时山道很窄，又多急轉弯，可是司机同志非常熟练地开着，仿佛騎着脚踏車那样自如。